**一谈红朝改革开放 还需要保卫“改革开放”吗？**

**（一）**

不久前，我分别在两个网站上，读了大陆学者许章润写作的《保卫改革开放》。

许文文笔犀利，文采亦好，当然更重要是直面大陆严酷现实，言之有物。许文颇多精辟之处，在“东西映照，立足当下”的基点上，喊出了“陈义于政治后裔们，已然是无用功”。又呼唤“中产阶级必须担负起政治责任”。关于作者吁请最高领袖，“既集大权，请办大事”，令我想起了当年龚自珍的“我劝天公重抖擞”。整体感觉许文对于中文世界，虽算不上解毒剂，似亦属于醒酒汤。

不过我第二次读该文，感受便大不同了。

我以为有必要说道说道的是：1978年开启的这一轮改革开放，走到了今天“想不到”的地步，根本原因何在？还需要保卫吗？

**（二）**

谈中共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，需要结合“前三十年”。中共建政后的抗美援朝，镇反，三反五反，反右，属于政治学上的革命行为。自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，应属于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改革行为，不论它们带来了多少血淋淋后果。因为前者主要为巩固权力的不择手段，后者主要在打造自以为是的新纪元。大跃进是要打造经济新纪元，文化大革命是要打造思想新纪元。

这两个改革行为带来的恶果，这里就不重复了。它们的历史学意义只能是荒唐、荒谬与犯罪。因此，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，只能是中共对自身“前三十年”的改革开放，不是文明转型意义上的改革开放。事实上，经济上的所谓改革开放，不过是回到民国时期。政治上的所谓改革，顶多叫纠错。

中共当然不可能认可这一切，因为认可了这一切，就意味着它推翻国民党统治，大错特错。而它的社会主义宏图大业，包括共产党这个名称，就全无意义。

不过，这一轮改革开放，很快取得了社会共识，获得了广泛认可与拥护，让大多数中国人特别年轻人对改革派寄予厚望，一度并不假。

严格地说，它是对极度阴惨生活的一种本能反弹。它能否演绎出对文明转型理性上的全民追求，原动力很不够已是先天不足，若主导者仍私心自用，只知拉大旗作虎皮，加上此后天失调就会吉凶难卜。

当时，对于过去的阶级敌人而言，摘了帽，可以抬头走路了，总算出了半口恶气，如此，什么王八蛋上台都可以，管它改革不改革。

对于各阶层老百姓乃至下层官员来说，有望不再过那种穷得叮噹响的赤贫生活，不再成天讲政治鬼话，如此就够了。大事儿无须他们操心，操心也没用。

对于知识阶层而言，改变了屈辱的“臭老九”身份，很多人还有望跃龙门，改革当然好。他们中不少人盼望从此国强民富，荒唐生活永不再演的心情并不假，但鉴于中共太喜出尔反尔，秋后算帐，手段残忍，他们仍须留个心眼。因此，他们更加关注的还是靠拢党和进体制以谋得护身符，因为这里是中国。但这是一个质变，因为这是被招安。招安后便是朝廷命官，奉旨办差也就不免。这没什么良心不安的，还是那句话，这里是中国。正是这个氛围，很快便影响了很多热血沸腾的年轻人，驱使他们走向世故，走向市侩。六·四过后，尤其如此。

中共上层的改革主导者呢，曾经的绞肉机生活固然余悸犹存，中国人承受的非人苦难生活委实不忍再睹，但更加要紧的还是保党救党。没有了这块平台，谁替他们平反再重新上台掌权，日后的家族利益赖何保障？因此，为国为民是可以的，但有一个前提，也是底线：“母亲”亏待了“子女”，可以反省，“子女”却不可以记仇，更不可以得寸进尺，否则就休怨我不客气了。

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动机与动力，此过程实际持续了大约十年。至于改革主导者与被动者的关系，四十年未变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。

绝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改革成功，融入世界生活，主要拜开放之功。

六．四是一个契机，但不是民主思想真正打动了中国人的心，也就谈不上中国人普遍认识到了只有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。六.四对于大多数中国人，主要是再次验证了中共的本性没有变也不会变。苦于无奈，出于怜悯受难者的天性，中国人自然同情、也只能是同情胡耀邦、赵紫阳的遭遇，内心里为学生鸣不平。此时和此后仍希望改革成功，只为不再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动物生活。

苏东剧变也是一个契机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共产党是一个返祖现象，马列社会主义实乃乌托邦。因为若非如此，苏东的几亿民众何以要抛弃共产党？那里的几亿民众该不是放着好日子不过的大傻冒。这道理很浅显，却胜于官方一切雄辩。

是开放才让大多数中国人真正睁大了眼看世界，且越看越不是味儿。入世之前，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只是有所改善，并谈不上很大提高。因为生产率也就那么高，根本无须经济学家如何夸口，普通的工人农民都有切身感受。入世以后，经济迅猛发展，工作机会大增，老百姓通过与外资接触以及去境外谋发展，终不得不承认文明转型，融入世界，才是中国的出路。固然，国外并非尽善尽美，但这更多是人性本原问题，优劣终究也永远是个相对关系。

这一空前变化当然与改革存在因果关系，但性质已变。因为稍有头脑者便能看见，此非应有的改革本义，中共若有此本义认识，就不会断然拒绝民主改革。这不过是需要发展经济的歪打正着的产物。它打开了闸门，水就收不回了。要说中共对中国有“建树”，就在这里。

因此，改革的意义便是80年代也不可以高估，有个广为人知的口号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颇能说明问题。许多年来，人们视此为改变计划经济的实用思路，有人甚至嘲笑邓小平理论很肤浅。殊不知此实为权术，乃邓小平深思熟虑老奸巨滑之处。

因为，邓小平等革命家未必搞得懂秦汉以后中国并不是什么封建制，当然，他们也不需要关心那一套，但是他们莫不心知肚明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就是一个新皇朝，并且，它还演绎成了一个太平天国式的邪教皇朝。这个新皇朝未必是他们早年追求的目标，但生米早成熟饭，特别是多少人靠着这锅熟饭过日子，哪里还能考虑另起炉灶重新找米下锅？如何是好？他们比任何人都想得多，智囊们也会要献计献策的。既然事已至此，不改革，将是死路一条。改革有风险，但也不是毫无希望，至少，能多撑几十年，如此，自当小心谨慎。当然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不等于该出手时不出手。他告诫中共要“两手硬”，能说它肤浅么？

不妨说，看不透中共改革的本意与目标，就难以理解日后的一系列事件：文革可以否定，毛像仍须高挂；四项基本原则；反资产阶级自由化；六.四平“乱”；复辟八旗制度；相当多新八旗子弟先是巧取豪夺，继而对中国人由鄙视到仇视，直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他们资本运作的功劳；从急功近利发展经济，到对生存环境竭泽而渔，再到不惜对各行各业逼良为娼，冷眼坐视民族精神由颓废到堕落；而今，习当局置经济大滑坡不顾，还要一切姓党，准备打仗；凡此种种，哪是什么施政理念不同，明明是一条完整的皇朝至上的权术链。

当然，中共的这轮改革开放，与以往皇朝的改革也有不同之处，百年前的改革，从无今日的外部和平环境，更无什么经济全球化。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原本是且行且看，一旦情况不妙则要紧急叫停，不意不是祸而是福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原来是只憨蠢的大肥羊，非但未被和平演变，相反统治资源更加充裕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改革开放当然要继续，要深化，至于怎么个继续与深化，那叫天机不可泄露。

中共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，但凡有点头脑者，莫不明白已异化成了四不相，把中国推向了英法革命前的阶段，不可持续了。更让人揪心的是中国人已退化的综合素质，已不及那个时代英法人的综合素质。本来，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各国的实践上看，凡诚心的改革，先从经济入手，是有道理的。终归民以食为天。但是，这样做得有一个时限，一般不能超过十年。因为全民认可的改革，持续的热情和少数人的献身精神至关重要。若热情大面积消退，无人肯献身，暮气就会取代朝气。任何一个社会，一旦暮气压倒朝气，进而弥漫朝野，就成了烈性瘟疫，什么鬼都会冒出来。这就要求，要尽快让社会生活看见实惠与公平。当它们有了眉目，政治与社会改革就要启动。因为便是古代，社会生活也是一个生态系统，必须兼顾。中共既非诚心改革，越改麻纱越多，是注定的。进一步说，即便站在中共的角度，改革也是失败了。

显然，此为中共欣赏的辩证法。革命时期，它从不相信史上的改革、改良能够结出正果，也曾肯定权力制衡即民主制度才能保证长治久安，这些都是对的。无情的讽刺是，它既无从克服人性的弱点与权力的傲慢，那么也就无从冲出围城。它的改革，只能如此。

**（三）**

六.四，无疑是中共拒绝再向社会让步的产物。我以为，当时即使“八大遗老”尽数归天，胡耀邦、赵紫阳手握实权，他们不忍心对学生开杀戒，也未必答应学生的民主诉求。明确地说，他们受到后人怀念当之无愧，但好名声一半来自他们的良心良知，一半来自当年的权位名不符实。若当年他们的权位名实相符，他们面对的问题就不同了。那样的情况下，他们只能尽努力安抚学生，却不敢想象连锁反应下中共政权可能解体。那是中共中上层特别军队上层不可接受的。因为便是成了神的毛泽东，文革期间也不可以真正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，真个“再上井岗山”。这一关通不过，民主转型就只能是日后走着看的事儿。诚然，假如当时胡耀邦、赵紫阳权位相称，继任人也不孬，用上二十来年时间，中共出现大进步也非不可能。怎奈概率太小，历史更不能假设。

此为集权尤其极权的通病。当这样的国家机器高速运转时，一下子要使它转向运行，世界极其罕见。一般来说，惟有加倍的强力才能做到。关于前苏联与苏共的故事，我个人相信，其政体地震与国体雪崩密切相关，属于特例。

偏偏中国文化尚未进入现代化，便是今天很多人仍需启蒙，“共和国”作为皇国，并非无民众基础，共产党官僚的素质从来就低劣，素质高的人进了这口染缸也不免同流合污，马列毛学说又加剧了他们性格的冷酷无情，由此形成的合力不是开明中枢的几道指令就能消弭的。这部国家机器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是个有力的诠释，但凡对它可能不利的整肃行动，它总会抵制，不作为或转移方向，而打压民间的行动，它照例雷历风行，决不手软。

今天，破解习当局五年多来的行为，需要结合中共历史来看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六.四于中共当然是块心病，复辟八旗制度以及纵容新八旗子弟横行才是中共的致命伤。因为，这一次把事做绝后，从此无解了。隋唐后中国的皇朝之所以开科取士且严格考试制度，一大考量乃是不使平民子弟太寒心。民国以降，世袭制度更不被看好。中共这么做，于平民出身官员的心理冲击及必然的信念坍塌，无可挽回。官场腐败至极，与此密切相关。它自己也明白这一点，既没了退路，它也就完全豁出去了。突出表现为此前的中共权贵尚视自己为中国人一员，而今天中共权贵实际已视中国人为劣等人，如同满清权贵和蒙元权贵看待汉人一样。早已流传的中共的“沉船计划”，至少逻辑上是成立的，发人深思。轻点说，这样的计划乃是中共高层的“人之常情”。重点说，当年纳粹高层于覆灭前夕，就曾考虑过让全体德国人为之殉葬。当末日来临，中共高层仅仅只考虑那一百多个家族逃命海外么？在这样的阴暗心理驱使下，习近平自打登基，就只能在梦幻中过日子，自己不觉得罢了。

但是，后人是不会谅解这届当局的。弱智本来就够可悲了，坚持向后看又钟情于早已过时的富国强兵，后患将无穷。之前的经济发展，不管如何形成的，是有助于国计民生的。然而，胡、温时期便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时间点，必须建设新的生态平衡。哪怕只谈经济，也须如此。否则，十几亿人将付出惨重代价，才能迎来文明转型。具体地说，政治改革一定要提上议程，开出时间表。以取信于民，取信于世界。各项社会改革，刻不容缓。前者才能使国家有明确方向，后者才能使生活再现正气与朝气，制止一泄千里的互害生活引发的人种走向退化。如果那样做了，借助于难得的世界和平环境与经济总量，打造一艘融入世界的巨轮，并非无可能一代人过去就出现。对此，胡、温即便有心，也绝对无力。因为那些高端家族和各个利益集团，它们大口大口抢食着唐僧肉的同时，血红的眼睛又盯住了残余的骨头渣，已尽失理性与德性，谁能奈何他们？习当局接棒时，切实的社会改革一天都不能拖了，例如反腐的同时，坚决推行阳光法案。二十一世纪的世界，皇权政治与权术早就臭不可闻，习当局却觉得仍旧香喷喷；互联网最大的意义是有助于人类成为一家人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；就冲这两条，他就不可能让良知接受，中共及改革也就无药可救。而依得它的愿景，未来几十年内，中国难以逃避两大趋势，一、走当年德、日之路，把十几亿人绑架上战车，可望赢来一些小胜利，最终是全面糟塌掉这个古文明。二、逼出社会革命，社会生活因此停顿与倒退，大量悲剧涌现，一定时间内还可能国将不国，民将不民。若不幸而言中，罪在谁？

**（四）**

事已至此，许文还在谈保卫“改革开放”，让人搞不懂。再说，今日之中国，谁来保卫这个改革开放呢？

共产党吗？组织上它仍旧能量巨大。特别它的党军，所有军官皆是共产党员。然而，它自己都不识得这个改革开放了。它无官不贪，腐朽、肮脏已达极致，岂是诋毁。它有近9000万党员，其中90%左右的人，权贵们的工具和炮灰罢了。这是它上上下下心照不宣的事实。今日猢狲未散，乃因树还没倒。官场商海有能量保卫改革开放的人，恰是内心里拒绝真改革，恐惧真改革的人。

知识精英和技术官僚吗？他们中有点能量者早已依附权贵阶层，很多人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成员。他们会唱高调，首先关心的是不失去名与利。众多专家学者不为社会认可，原因在此。权利场边缘化了的人，几无能量可言。况且，他们中大多数人连与恶政恶法不合作的勇气都没有，还说什么？这可不是小事，乃是知识人良知的底线。体制外的人，更不消说能量了。作为整体，这个阶层辜负了这个民族。当然还有少量公知和民运人士，支撑了这个阶层不多的尊严，代表了中国的希望。但是，他们要的改革开放，可不是今天这号改革开放。

学生身上向来都蕴含着很大的变革现状的力量，没有理由断言中国的大学生已经严重犬儒化、市侩化。但是，他们关注正义向往进步而采取行动，通常需要两个诱因：一、受众多榜样力量指引。二、自身生存陷入严重危机。今天，前者近乎零，后者由于多为独生子女情况尚不十分严重。

军队的士兵吗？这是一个物殊群体，无头无组织就无从行动。主要是这支队伍没有英国议会军的基因，却有着德国党卫军与日本皇军的基因。几十年里，它一直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，于中国反倒是恶梦。

中产阶级吗？他们崛起于改革开放，理论上保卫改革开放，应义无反顾，实则不然。他们中很多人原罪很多，顾忌亦重。骨子里对中共信不过，又与各级官场存在千絲万缕的利益纠葛。从不屑于什么民主，渴求法治又不得。小聪明多多，实际目光短浅，不少人只有农民识见，自负又卑怯。他们是朝庭的经济工具，他们自己也明白。特别是，他们中多数人在今天的中国并无号召力，能够指望遭他们欺压、盘剥、赖薪的人拥护他们吗？于是，多挣点钱以便于跑路，是他们的首选目标。担纲文明转型的重任，不会是这一代中产阶级。

草根阶级呢？改革开放，他们早就听得耳朵长出了茧子。若能换一种活法，他们才会真正动心。他们中不少人把目光投向毛泽东时代，自是反智反动行为，憎恶权贵资本主义的一面却应肯定。许文对这个阶级似不抱指望，我个人认为他们比其他阶层多勇气。只说两亿青壮年农民工和小业主，说不准是推动社会转型的一支生力军，况且，他们中并非无人有识见。固然，整体上他们不成熟，需要引导，但若蔑视他们，排斥他们，非但人道上讲不通，而且一应正确理念只恐都将空转。

综上所述，许文呼唤保卫改革开放，三十年前或许有意义。自从中共复辟了八旗制度，就成了正月十五贴门神。今天，已是一厢情愿，无的放矢。

**（五）**

几句多余的话：今天的世界不值得夸赞。苏东剧变后，美国不免有点飘飘然。它推行的经济全球化，政治正确，内容毫不新鲜，不过是十八九世纪英国倡导自由贸易的升级版。英国当年的全球化运动，催生了德、日法西斯主义。美国并未从中吸取教训。它看见了它的全球化压倒了欧盟的洲际化，却忽视了中共极权的趁机崛起。它是福，是祸，今天还难以定论，但于中国，分明加大了不确定性。当然，此举于中国也不是不可以化祸为福，因而仍应感谢今天的时代。例如，今天谁会来侵略中国呢？只恐中国请求美、欧、俄、印来侵略，人家都不会来，傻冒才会来背一个大包袱。另一方面今日的世界大国几乎都可以退回孤立主义过日子，中国却不能想，已无此资源条件作支撑。因此，中国问题在内不在外。包括很多中共党员在内的各界精英，不会长期坐视中国再走百年前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，亦会警惕今日委内瑞拉凄惨民生的重现，民主一定会迎来高潮。不过积重难返，未来几十年内，种种变数乃至悲剧并非无可能出现，对此也要作出思想准备。这不是新闻了，但是重视程度很不够。因此，中国文明的转型完成，需要各个阶层调整思维与行为。一句话，社会生活自成死结，那么民主转型之前，就会有一个不短不长的大发酵阶段，其中精彩的剧情将首推不是诸侯死，就是朝庭亡。中国的各阶层，当此国祚民脉进可保长治久安，退却是无底深渊之际，需要的不是保卫改革开放，为了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，而是不趟假改革的浑水，是为不合作运动也。